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工人

K262.22

6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工人

秋石、江濱、同甫編著

1959年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工人

秋石、江濱、同甫編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1 1/4 插頁 1 字数 21,000

1959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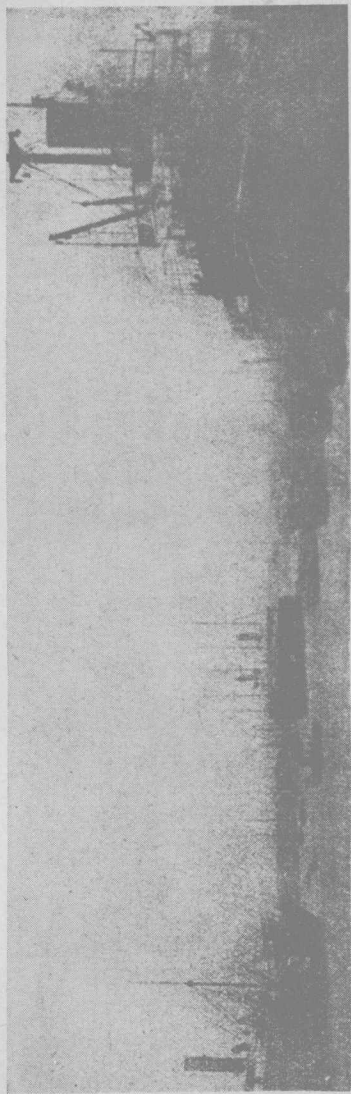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統一書号：11074·190

定 价：(六) 0.12 元

封面設計：赵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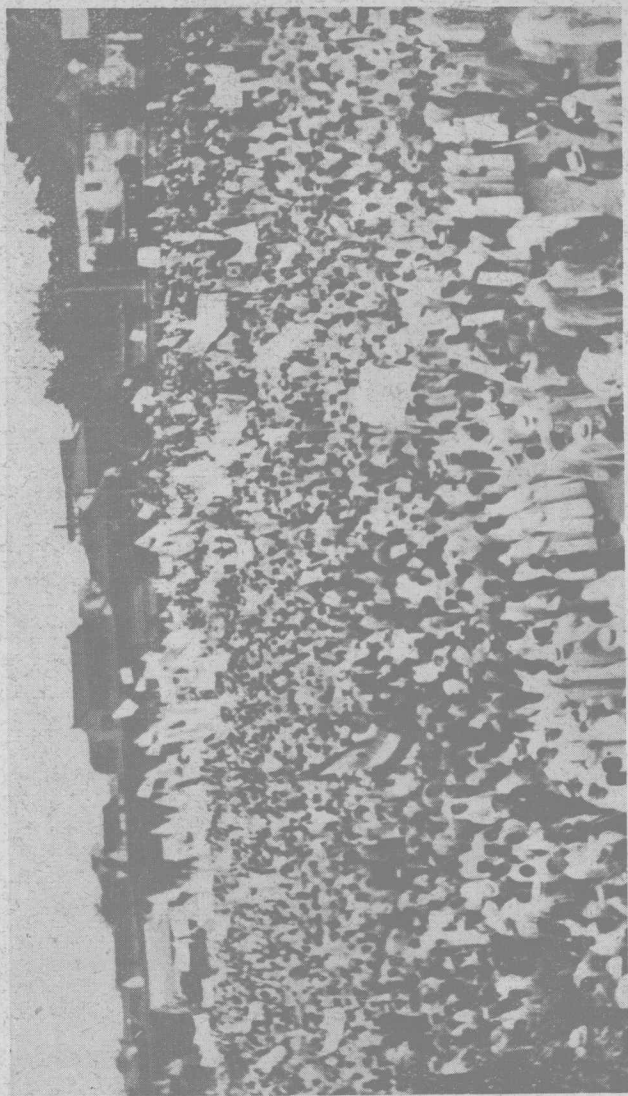


上海工人在五卅运动中坚持了 100 天的罢工斗争，给了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

图为被迫停泊在黄浦江中的外国轮船。



在党的领导下，各业工会纷纷成立。图为纱厂总工会成立大会。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人民反帝怒潮汹涌澎湃。

这是6月11日10万工人和市民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示威大会。

目 录

一	帝国主义統治时期的上海·····	1
二	五卅运动的前哨战——日本紗厂的二月罢工·····	3
三	顧正紅事件——五卅运动的导火綫·····	10
四	五卅惨案后的反帝怒潮·····	13
五	反帝运动中的上海工人·····	18
六	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和工人阶级的坚持斗争·····	22
七	反帝統一战綫分裂后大罢工的逐步收束·····	27
八	发揚反帝斗争的傳統,坚决貫徹总路綫,建設 偉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31
后	記·····	35

震动世界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空前伟大的一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个运动发生在1925年。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暂时稳定的时期。它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并促使中国各派军阀进行混战。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越加尖锐化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纲领，这个纲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而迫切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就因1925年5月上海工人的反帝大罢工而爆发了。

一 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上海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上海设立租界，作为侵略我国的据点。所谓租界，最早在条约上规定的不过是划一个地区给英国人居住和做买卖，这个地区的四界是东自黄浦江，西至泥城桥，北至北京路，南至洋泾浜（即今延安东路），称为英租界，这是1846年的事。继之，法国人也要求划地居住和做买卖，就划洋泾浜以

南一带为法租界。后来，美国人也援例要求，就划苏州河以北一带为美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并大大扩充了地盘，东自引翔港，西至静安寺，形成了所谓“十里洋场”。

这些地区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帝国主义分子却自订章程（所谓洋泾浜地皮章程），设置了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在公共租界称为工部局），配备了武装力量（万国商团和巡捕房，当然，还有帝国主义军队随时可以开来），直接统治中国人民。外国人的纳税人会议等于一个立法机关，它的决议案有法律效力。租界里有一个法庭，叫做“会审公堂”，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样，租界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在这里开设银行、洋行、工厂、学校和教堂，从这里伸展侵略的触角。

中国人民住在租界里，受尽了压迫和侮辱。他们被迫付出捐税来供养帝国主义分子及其鹰犬，却得不到任何的权利，连公园的大门也进不去。因为按照帝国主义的章程，公园专供洋人游乐，“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在日常生活中，中国劳动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更是一言难尽。因之，长期以来，上海人民就不断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早在19世纪末年（1897年），小車（独輪車）工人反对工部局增加照会捐，曾集合5,000人游行示威，跟帝国主义军队面对面地斗争。1905年，上海爆发过三件反帝斗争的大事：一是因美国禁止华工入境，上海发生了抵制美货的运动；二是因“会审公堂”滥施拘押而引起的大闹公堂案，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巡捕房；三是杨树浦两个纱厂发生罢工，工人痛打外国人，并用石块掷击巡捕房。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发生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巴

黎和会上牺牲中国主权。这次罢工有 10 万人以上的规模。这些史实足以说明上海人民是有反帝斗争的优良传统的。在工人阶级成长起来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个传统就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二 五卅运动的前哨战——

日本纱厂的二月罢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海的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自 1919—1925 年，上海的纱厂从 26 家增加到 58 家。纱锭从 88 万枚增加到 182 万枚，其中属于日本资本的从原来占 35% 增加到 52%，中国资本的前后均占 38%，英国资本从 27% 降为 10%。差不多在相同的期间，即自 1918—1925 年，上海的纱厂工人从 54,000 人增加到 12 万人。

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加紧了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则形成了强大的对抗力量。这样，在 1925 年 2 月就发生了成为五卅运动前哨战的日本纱厂大罢工。

当时日本纱厂工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足以反映出帝国主义统治的野蛮和残酷。这里请听罢工工人的倾诉吧：

“……我们 2 万余工人同胞多年来在东洋人办的内外棉纱厂做工，血汗流出来的金钱，都被东洋人坐收去了。他们把此项刮来的金钱逐年开设新厂，从第一厂开设到第十五厂，都

是我們工人給他造成……。”

“他們虐待我們的慘狀，真是筆難盡言……他們縱容監工管理員橫行胡鬧，隨意无故亂打我們工人，有時打得頭破血流，還要送去吃官司；或是借口剋扣我們的工錢，无故或借故开除不合其意的工友。工資本是每兩星期發一次，往往延期，有時延到一個星期以上。我們工人自靠血汗換來的工錢買米做飯吃的，他們反拿我們的工錢到銀行去生利息，使我們拿重利借錢或當衣來吃飯。”

“……東洋人還要強迫我們每月將工錢儲蓄一些存在廠里。……這一筆錢，我們工人有疾病、喪葬時廠里並不曾提出來給我們工人用……儲蓄起來是什麼用意？有什麼用處？豈不是巧立名目來剋扣我們工人的血汗工錢嗎？”（均見1925年2月內外棉紗廠工會罷工宣言）

“……我們在大康紗廠做了多年工，東洋資本家剝削我們賺來的錢何止几千百萬，我們工人却是痛苦萬分，每日要做12點鐘以上的工，賺的工錢還是不夠食用。東洋人還把我們不當人（看待），說打便打，說开除便开除，不管我們的死活……。”（見大康紗廠工人罷工傳單）

“同胞們，我們真苦呀！我們受東洋人的虐待已經夠了……我們在廠里整天立着做工，凳都沒有坐，我們做工做得很疲倦，有時一瞌睡，稍微一彎腰，東洋人便拳打腳踢，並且還要罰扣工錢，再不好，連生意也要停掉……”（見日華紗廠工人罷工宣言）

“……大小便偶然多幾次，或是多耽擱些時候，又是拳腳

交加，还要(被)随口乱罵‘亡国奴’‘賤种’……。”

“……厂里設備比馬棚猪圈还要坏，毛廁里的馬桶也沒有盖子，有些厂里，譬如丰田，上毛廁都要領木牌，总共五、六千人，那木牌只有两块。吃的水总是不开的……。”

“东洋人对于女工尤其侮辱得厉害，丑陋的是随心打罵，漂亮的便任意調戏……有吃奶孩子的女工，东洋人也不准喂奶，既不准带小孩到厂里，也不放女工出厂。”（見内外棉、裕丰、日华、大康、同兴、丰田、东亚制麻等厂3万余工人泣告同胞書）

归納起来，中国工人在日本紗厂做工，所受的种种虐待如下：

一、工作時間长达12小时以上，整天站立不得休息，連大小便也无自由；

二、工資低，还要被随意罰扣和拖延发放；

三、随便被开除，职业毫无保障；

四、喝的水不开，女工有小孩无处哺乳，福利設施一概沒有；

五、拳打脚踢，被罵为亡国奴，女工还常常受到侮辱。

这些虐待中最使工人不能忍受的，就是拳打脚踢和被辱罵，憤怒的火焰已在工人心中燃燒起来。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在上海成立以后，就积极在工人中进行工作。1922年，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发生40多次罢工，有7万多人参加。在这些罢工中，除了經濟要求以外，工人突出地提出了組織工会的要求，并为此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秋，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李立三等在沪西紗厂地区创办补习学校，他們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就成立一个团体，叫做沪西工友俱乐部。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散布在好多日本厂里。他們很快懂得了团结起来跟日本資本家进行斗争的道理，就分别在各自的工厂里进行宣传，使許多工人逐渐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1925年2月，日本資本家看見工人团结起来，就先发制人，在内外棉厂开除一批工人，捕去了好几个积极分子。这个无理的措施等于在柴堆上点起了火，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9,000多工人就在2月9日下午蜂涌出厂，实行罢工。内外棉公司在上海共有11个厂，到了第二天，其他7个厂除了第十五厂以外，也都罢工了。日本人关闭了第十五厂的铁門，通上电流，阻止外面人进去（当时有所謂打厂的，外面人进去一带动，就罢起工来），想使这个厂不停工，但这个厂的工人终于在12日冲出厂外，实现了内外棉11个厂全部2万多人的一大罢工。

罢工工人紛紛摆渡到苏州河北面潭子灣空地上开会。那里是在租界以外，日本人不能直接干涉。群众在那里高呼：大家齐心啊！当场就宣布成立内外棉紗厂工会来领导这次罢工，还建立了糾察队。工会向日本資本家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 一、以后不准打人；
- 二、照原来工資增加十分之一，不得克扣；

三、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

四、每两星期发一次工錢，不得延期；

五、以前所有儲蓄金扫数发还工友，儲蓄賞算为工錢按期发給；

六、不得随便开除工人；

七、罢工期間工資照发。

罢工工人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7个大字：反对东洋人打人！这可以說是这次罢工的中心要求！

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罢工迅速扩大到其他一些日本紗厂。到2月18日为止，繼起罢工的有沪西丰田、同兴、日华、东亚麻袋等厂，沪东大康、裕丰等厂，連内外棉在內，共有22个厂罢工，人数达36,000人。繼起罢工的工人紛紛組織了各厂的工会，他們提出的要求大致和内外棉工会的相同。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这次罢工，党内組織了领导罢工的机构，共产党人邓中夏、刘华等是这次罢工的組織者。他們廢寢忘餐地为組織群众，爭取罢工的胜利而奋斗，他們和罢工工人生活在一起，使群众紧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成为一支雄壮的队伍。刘华后来在1925年冬天被帝国主义者捉去，为軍閥孙傳芳所杀害。但是他的名字活在上海工人的心中，一直到今天，还时常被工人所怀念。

由于工会的呼吁，社会各界起来援助工人了。2月15日，“国民會議促进会”等40多个团体集会支援工人，他們組成“东洋紗厂罢工工人后援会”，自17日至19日，在全市募捐

3天，来接济工人。华商恒丰紗厂的工人在自己生計很困难的情形下还捐了大洋38元，小洋544角，来支援自己的阶级弟兄。

罢工一周以后，日本紗厂就发生短貨，日本資本家十分緊張。他們天天开会，千方百計地想来瓦解工人的斗争。

首先，他們統一了自己的步調，各厂集議一致拒絕工人的要求。

其次，实施武力威吓。日本軍艦“对馬”号开到上海来了。日本外务省向中国軍閥政府提抗議，叫軍閥政府“設法使此項風潮早日解决，回復原狀”。日本駐沪总領事矢田为此去訪問了上海警察厅长，要求中国官厅对日本工厂作“充分之保护”，对罢工工作“严重之取締”。这个无耻的警察厅长竟答复說：“特承尊駕走囑，誓当为严重之取締。”（載1925年2月18日民国日报）

但是工人團結一致的斗争是取締不了的。警察来干涉工人集会时，工人就說：中国人不要帮外国人压迫同胞！中国人不做东洋人的走狗！很多警察就退到一旁去了。

日本資本家又放出消息說：凡是愿意上工的工人，只要去登記一下，現在不必就去上工，却可以拿原工資30%的津貼，他們想用这个办法来誘使工人上当，以分化工人的團結。但是絕大多數工人都不上这个当，这个阴谋也就破产了。

所謂“工团联合会”的一批工賊流氓，这时也就出来帮日本人的忙。他們冒用“紡織工会沪西分会”的名义，規定罢工工人集会要由他們来召集，企图达到破坏罢工的目

的。結果被內外棉等工厂工会联名登报指斥，工賊的活动也落了空。

日本資本家在用尽一切办法而工人仍然坚持罢工以后，不得不在最后同意和工会代表談判。

这次談判是在2月25、26日进行的。一方是內外棉等資本家；一方是各厂工会代表，他們还請了一个律师做顧問。居中調解的是上海总商会。到場的还有一些所謂地方长官，是来監視的。

談判的結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由于总商会是被亲日买办資本家操縱的，自然維護日本資本家的利益。他們把工人的要求指为“枝节太多”，說是“不宜枝节”，就抹煞了工会代表的意見。最后簽訂的四条協議，只規定了无故不打工人，按照工作勤惰而定增加工資与否，无故不开除工人，儲蓄奖金照章滿5年发还。

这四条協議不符合工人原来提的要求，是显而易見的。但是蛮橫无理、不可一世的日本資本家，向来对工人拳打脚踢，罵工人为亡国奴的，現在被迫以对等地位来和工人談判，这不能不說是工人坚持罢工20天所得到的結果。工人在这次協議中虽然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但他們在党的领导下組織了工会，齐心用罢工来对付凶恶的日本資本家，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是大大提高了。

达成協議后，各厂工人分別上工了。被捕工人經工会的交涉也陸續釋放了。工会用馬車去迎接出獄的工人，他們回到了欢声雷动的自己的队伍中。

三 顧正紅事件——五卅运动的导火綫

二月罢工以后，工会的威信提高了，参加工会的工人增加了，沪西内外棉各厂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参加工会，日华、同兴有5,000人参加，沪东杨树浦方面有3,000多人参加。据老工人回忆，当时女工是排了队等候登記加入工会的。

日本資本家在結束罢工时虽然同工人签订了協議，但他們并不打算履行。工人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打罵、开除工人的事仍旧常有发生。5月4日，内外棉八厂工人为反对厂方减工資而罢工。6日，内外棉三、四厂工人为反对开除工会积极分子而罢工。8日，十五厂工人为反对厂方变更賞工待遇而罢工。日本資本家就指責工会，說什麼工会幕后有人在指揮，說什麼資方对此不能承認，职工若有所要求，可以直接向資方提出，不能組織工会。如果工人再要罢工，厂方决定鎖閉工場，强硬对付。这时棉价高，紗价跌，日本資本家确有停掉一部分工厂的意思。党鉴于时机不利，就召集會議，决定不去扩大罢工，而用輪流罢工的方式来斗争。有些工人就在11日恢复上工。但日本資本家更加强硬起来，接連开除好多积极分子。14日，内外棉十二厂工人被迫又罢工，日本資本家就乘机把十二厂相連的七厂一并停閉。15日，七厂工人上工时見厂門紧閉，要求照发工資，日班工人交涉了一天，資方答应发半工工資，但当夜班工人也来要求时，資方又抵賴不認。

这时共产党员顧正紅就帶領群众冲进厂里。日本厂长得到看門巡捕的报告，拿了手枪忽忽赶来。顧正紅看到日本人手里有枪，就到車間里抱了一捆棍棒出来分发给工人，准备战斗。站在斗争前列的顧正紅，早被日本人看作眼中釘，日本人川村就开枪射击，顧正紅身中4枪，头部并遭鉄棍打击，伤重不治而牺牲了。当场还有10多人受伤。

顧正紅的被杀，说明帝国主义者决心以屠杀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反抗的风暴就卷起来了。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立即全部罢工，由工会发表宣言，控訴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提出严惩肇事的日人、赔偿工人损失、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条件，要求各界援助。

当天下午，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等35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組成“日人殘杀同胞雪耻会”，来做罢工工人的后盾。5月18日，顧正紅的棺柩运到閘北，男女工人整队往迎，一齐高呼：“誓死坚持（罢工）到底！”“要行凶的偿命！”次日，4,000工人曾到停柩处集会演講。

5月24日，内外棉紗厂工会在潭子灣举行顧正紅追悼会。到会的有工人和各界代表共1万多人，公祭以后，就在現場分几处演講，共产党人恽代英在台上講了話。据报纸所载当天的情况是：“……大丰紗厂后面的大空地上，但見人头黑压压地，这样偉大的无产阶级的集会，在上海敢說是空前的。女工們的勇敢干練，不亚于男工，往来招待、彈压、傳令，非常出力，負責任……”（1925年5月26日民国日报）

除了追悼顧正紅以外，党还进行了罢工工人的組織工